

貴  
耳  
集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

貴耳集

[宋]張端義著

中華書局

# 貴 耳 集

〔宋〕張端義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号)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2 3/4 印張·45,000字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1,800 定價：(7)0.26元

統一書號：10018.88 58.10, 滬型

## 出版說明

『貴耳集』是南宋末年張端義所作的一部筆記。張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生於淳熙六年己亥（一一七九）。原籍鄭州，寓居蘇州。他自稱『少苦讀書肄舉子業，勇于弓馬』，又說曾從當代的名師宿儒項安世、楊簡（慈湖）、魏了翁（鶴山）等學習，『愛作詩賦小詞』，可以知道，他是一個有相當才能的人。可是他一生，似乎並未得志，而作『貴耳集』則在晚年被竄謫到廣南韶州之後。

張端義嘗有志于撰記當代史事，貶謫以前，曾以半生精力，寫有『短長錄』一書，爲當代史學家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作者）所稱道。南遷以後，稿爲其婦所焚。『貴耳集』之寫撰，即由於追憶舊錄而起，所以它的內容，主要是兩宋，特別是南渡前后的朝野雜事，例如卷下記宋徽宗被擄拘禁後，『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虜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虜集成一帙，刊在權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有李師師小傳，同行于時。』可見金國對南宋統治者的侮辱備至。又如，卷中有一條記載那些橫暴的達官貴人爲了人家答話時誤犯到他們的諱名，竟有將人黥面或斬殺的，他在末了兩句說：

『可怪習尚如此，但未能各家自刊「禮部韻略」耳。』（按，「禮部韻略」中將宋代帝王的避諱字都記載在內，禁止使用。）這可以說是有力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這些對研究宋史者都有參考的價值。

張端義既長於文學，筆記中所載詩詞名句及其本事頗多。搜輯宋詩、宋詞者，如清厲鶚的宋詩紀事、張櫛的詞林紀事等，皆嘗取材於此。裏面又有雜劇伶人對時事諷刺的記載（如五八頁『二聖環』、七七頁『史同叔』等條），不僅有關政治，同時也是戲劇史上的重要資料。所以本書對研究我國文學史者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特別需要提及的，『貴耳集』中保存了一些有關唐末農民起義軍的重要領袖黃巢的史料。黃巢領導的農民軍，曾攻佔廣州，並曾計劃以南海為根據地。因此，關於他的事迹頗多流傳在廣南，使這個人民英雄一直活在人們的心上。張端義既貶寓於廣南，習聽了這些傳說，所以把它記錄下來。雖然他還是以所謂『正統』的立場來寫述，稱之為『大盜』，責之為『跋扈』，儘管如此，但是這些記錄，終於不能不反映出一些人民的願望，並被保留下來。而沒有湮滅，我們可以舉出以下的兩點：

一、卷中（三九頁）記『黃巢後為緇徒，曾住大刹，禪道為叢林推重。臨入寂時，指腳之下，

有「黃巢」二字。』這和正史（新、舊唐書本傳）所載黃巢在起義失敗時被叛將所殺於狼虎谷之說不符，未可遽信，但這種傳說却正反映了人民對革命事業的希望和對起義領袖的敬愛。這是官書裏面所絕不能有的。

二、黃巢是能詩能文的，但在起義失敗後，由于統治階級千方百計地加以毀滅，幾乎沒有什麼留存下來。『全唐詩』輯錄黃巢詩共三首，其一首即是根據『貴耳集』卷下（六八頁）的記錄。這首『移共桃花一處開』的詩篇，是否黃巢在五歲時所賦雖值得考慮，但是它的思想表達了一種人民的襟懷，要為人民大眾帶來自己的春天，這就不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的文人所能寫的。又據卷下（七六頁）的記述。知韶州南華寺曾有黃巢在乾符四年丁酉（八七七）所作『齋僧文』石刻。（原文云：『更有黃葉齋僧文，自稱「率土大將軍」，唐之丁酉年。』葉字必為巢字之誤，據下文『率土大將軍』可知。按，黃巢起義，初稱『衝天大將軍』，廣明渡淮以後又稱『率土大將軍』，見新唐書二二五下本傳所記。）這也是他書所未見的。

『貴耳集』裏有不少可供文史參考之用的資料，是可以肯定的。但筆記中也包含了大量的『正統』觀點，封建陳腐觀點，和消極迷信思想，如他特別欣賞蘇軾的『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聖之子孫』，以及李清照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等所謂『警句』，這些都是必須批判地對待的。

本書三集，分爲三卷。明陳繼儒刻於『寶顏堂祕笈廣集』中的，僅爲下集，但將一卷分成了兩卷，並脫去序文。（上卷止於『王嘉叟』條，下卷起『東坡水龍吟』。）其後，毛晉從閔元衡得足本刻入『津逮祕書』。清嘉慶間，張海鵬又校刻入『學津討原』。今據『學津』爲底本，並用毛氏『津逮』本校過，標點重印。整理工作有不到處，盼望讀者指正。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五八年八月

## 四庫全書提要

貴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宋張端義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詔州安置。此書卽在詔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餘。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爲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裨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狄謂善稻爲伊緩。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緩。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揚雄太玄經以中孚爲首卦。卽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卽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聖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時人。不及見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熊卽侯也。非獸也。案程史載金海陵王校獵國中。一日而獲三

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鷄爲稽山子。以驢爲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恩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諧謔進。案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顛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

# 貴耳集卷上

宋 鄭州張端義著

余從江湖遊。接諸老緒餘。半生鑽研。僅得短長錄一帙。秀巖李心傳先生見之。則曰。余有朝野雜錄。至戊巳矣。借此以助參訂之闕。余端平上書。得罪落南。無一書相隨。思得此錄。增補近事。貽書索諸婦。報云。子錄非資治通鑑。奚益于遷臣逐客。火之久矣。余悵快彌日。歎曰。婦人女子。但知求全于匹夫。斯文奚咎焉。大抵人生天地間。惟閒中日月最難得。使余塊然一物。與世相忘。視筆硯簡編爲土苴。固亦可樂。幸而精力氣血未衰。豈忍自叛于筆硯簡編之舊。對越天地。報答日月。捨是而何爲耶。因追憶舊錄。記一事。必一書。積至百。則名之貴耳錄。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又有貴耳賤目之說。悵前錄之已灰。喜斯集之脫藁。彼婦在千里外。雖聞有此錄。束縑之怒不及矣。錄尾述其大略。竊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十二月大雪日東里張端義序。

思陵偶持一扇。迺祐陵御筆畫林檎花。上一鸚鵡。令曾觀進詩云。玉輦神遊事已空。尙餘奎藻寫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意。盡在蒼梧落照中。思陵感動出涕。程史所載康輿之非也。

孝宗朝。尙書郎鹿何。○毛本無郎字年四十餘。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臣問其由。何對臣無他。顧德不

稱位。故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以此語奏。上姑遂其請。在朝者皆以詩祖之。何歸遂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

慈聖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神考答曰。廷臣有謗訕朝政者。欲議施行。○毛本無施字慈聖曰。莫非軾

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

東坡始有黃州之謫。在臺獄有二詩別子由。詩奏神考。慈聖亦閱之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

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

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動字據毛本補夢遶雲山心似鹿。魂

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獄中

聞湖杭民作解厄道場屢月。故有此語。

徵考寶籙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

事。方畢章始達。○毛本無章字上問曰。奎宿何神。答曰。卽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嫗能之臣。譖

言不入。雖道流之言。出于懷恍。然不爲無補也。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有新秋雨霽詩云。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恢須廣大。曾

作春賦有曰。予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以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生

生之德。無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徐本中。命其校訂。曾觀因譜徐云。上春賦。本中在外言曾爲潤色。壽皇頗不悅。本中自知開換集英殿修撰。江東漕。後許國用此典故換文階。端中間試詞科。出壽皇春賦頌。試者皆不知之。此無五十年間事。士大夫罔聞之矣。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峯。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有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要念觀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因進圓覺經二句。使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經本四字一句。以三句合而爲二句。孝宗大喜。有奎翰入石。

漢初黜申韓。崇黃老。蓋公有曰。治道貴清靜。仲舒三策。本于黃老。不失爲儒者。積至五七百年。東晉清談之士。酷嗜莊老。以曠達超詣爲第一等人物。

德壽中興之後。壽皇嗣服之時。莊老二書。未嘗不在几格間。或得一二緇黃之講說。息兵愛民。不事紛華。深得簡淡之道。外庭儒者。多以此箴規。惟呂東萊言之甚切。嘗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異端之學。殊不知聖心自與此理圓明。雖曰異端。自有理到處。尊經之意。不得不嚴。

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珪玉。問之何義。

○之字據毛本補

講官答曰。人臣卒。給之珪玉。欲使骨不朽耳。章

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骨爲。

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雖學士大夫。未嘗說到這裏。

章太后自北歸。有四聖一圖。奉之甚嚴。委中官張去爲建四聖觀。秦相偶見之。問所以然。退以堂帖呼張去爲。張窘甚。泣告太后。思陵因朝退。語及建四聖觀本末。秦相奏云。先朝政以崇建宮觀。致有靖康之變。內庭有所營造。豈容不令外臣知之。中貴自尊。非宗社之福。卽日罷役。改爲都亭驛。後三年。思陵諭秦相。以孤山爲四聖觀。殿宇至今簡陋。

德壽在南內。壽皇奉親之孝。極盡其意。德壽好遊樂。壽皇一日醉中許進二十萬緡。久而不進。德壽問吳后。北內曾許進二十萬緡。何不進來。吳后云。在此久矣。偶醉中奏。不知是銀是錢。未敢遽進。德壽云。要錢用耳。吳后代進二十萬緡。壽皇感吳后之意。調娛父子之歡。倍四十萬緡以獻。本朝女后之賢。皆類此也。

曾懷在版曹。效蜀中造會子。始得三百萬。孝廟在宮中。積三百萬見緡。準備換會。三五年。浙中粟賤。造六百萬爲和糴用。繼後印造。不止六百萬萬矣。辛未以二易一。當時議者。必曰貽害于後。今以五易一。倍于二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後出。又將十八界以十易一矣。此一項利害。難以虛言勝。愚民之術。至此而窮。學士大夫。強出新奇。欲行稱提。

之法。愈稱提。則愈折閱矣。有一小喻子。譬如寒士。將一褐行質于子本家。無錢可贖。欲往其家講說語孟。汝將所質見還。天下必無此理。今之稱提空談。何異講語孟而取質也。

秦會之當國。偶虔州賊發。秦相得報。夜呼堂吏行劄。數日以賊聞。一日。德壽問虔州有賊。何不奏聞。秦云。小竊。不敢上勞聖聽。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普安說。秦既退。呼堂吏云。普安一宮給使。請俸不齊。取榜來。遂閱兩月。壽皇聖度高遠。亦不以此爲意。議者疏秦擅專之罪。德壽建思堂落成。壽皇同宴。問德壽何以曰思堂。德壽答曰。思秦檜也。由是秦氏之議少息。以賊聞。一作以敗聞。壽皇忽問王丞相淮及執政。近日曾得李彥穎信否。臣等方得李彥穎書。紹興新造蓬萊春酒甚佳。各廳送三十樽。壽皇曰。此間思堂春不好。宰執卻不敢受。嘉定以來。有珠玉之貢。聞此可愧矣。

壽皇議遣湯鵬舉使虜。沈詹事樞在同列間發一語。操吳音曰。官家好默。此語遂達于上。大怒。差四從官審責沈。曾與不曾有此語。對云。臣有此語。卽日謫筠州。湯侍御史使虜。壽皇專差中貴盱眙○毛本盱眙等人。使回程先取國書。星夜以聞。壽皇得之。啓匣。元封不開。國書復回。湯以專對失職得謫。沈以先言有驗得歸。

石湖范至能成大。以中書舍人爲祈請使。至虜廷。頗立節。葛王臨辭有言曰。天下是天下之天下。

有德者得之。但使宋帝修德而已。不憂天下之不歸。壽皇所以聖德日新。基于此也。

壽皇欲除知閣張說簽書樞密院。在朝諸公力爭。獨石湖不答。或者皆疑之。忽一日。壽皇語及張說。石湖奏云。知閣如州郡典客。不應使典客便與知州通判同列。何以令衆庶見。壽皇感悟。遂寢此除。易曰。納約自牖。此之謂也。

周益公以內相將過府。壽皇問。欲除卿西府。但文字之職。無人可代。有文士可薦二人來。益公以龐祐甫、崔敦詩薦。上問曾見他文字否。公云二人皆有所業。內饒歌甚好。可進來。是年適郊祀。公即日進入。壽皇後與公言。龐之文不甚溫潤。崔之文頗得體。崔自運司斛面官。除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權直自崔始。

孝宗萬機餘暇。留神棋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鈐轄。

○毛本鈐下無轄字

因郊

祀。乞奏補。懇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久之云。卿與後省官員有相識否。趙云。葛中書臣之恩家。試與他說看。趙往見葛。具陳上言。答曰。爾是我家裏人。非不要相周全。有礙祖宗格法。技術官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後供奉間。從容奏曰。向蒙聖旨。今臣去見葛中書具說。堅執不從。壽皇曰。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引他。趙之請乃止。壽皇聖明。非特處君子有道。雖處小人亦有道也。

葉丞相顥與林安宅最厚。嘗有簡往來。丞相之子用林簡黏于壁。林後謁丞相見之。不樂而去。林後除察院。首章論丞相。由是去國。疏上事以風聞。彼時君臣得以自通。葉抗章自辨。壽皇付棘寺窮究。林之所言。乃是葉衡丞相之事。林以誣罔得譴。葉再相。

孝皇同恩平在潛邸。高廟乃書蘭亭序二篇賜二王。依此樣各進五百本。孝皇書七百本上之。恩平卒無所進。高廟賜二王宮女各十人。普安問禮之當何如。史浩云。當以庶母之禮待之。高廟問二王待遇之狀。言普安加禮。恩平無不昵之者。大計由此而決。

殿司軍籍闕。招三千人。諸軍掠人于市。行都騷然。有軍人秦忠、楊忠擅入胡珍家。毀擊器具。送棘寺。上欲以軍人秦忠、楊忠與百姓陸慶童。皆從軍法。浩曰。治百姓自有常法。豈可一旦律之軍法。孝皇大怒。浩奏。陛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必欲兩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畏也。陳勝、吳廣等死國可乎。上變色震怒曰。如此則以朕比秦二世也。上拂袖徑降旨密院施行。浩以自念備位宰相。言不見聽。使民無罪以死法。卽奉祠。相不及數月而去。

莫濟宰錢塘。春暮。有一老兵醉入縣。咆哮無禮。不問其從來。杖而去之。卽德壽宮幕士也。大璫奏知。高廟大怒。宣諭孝宗。莫濟卽日罷。一年後。偶常州闕守。宰執奏欲得有風力之人。可以

整頓凋弊。孝宗云。朕有一人。向曾打德壽宮幕士者。莫濟也。卽知常州。莫纔作邑及年而得郡。孝宗不次用人如此。

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象啖車志始出。洪景廬夷堅志繼之。唐已有此集三卷。夷姓。堅名也。宣和間。有奉使高麗者。其國異書甚富。自先秦以後。晉、唐、隋、梁之書皆有之。不知幾千家幾千集。蓋不經兵火。今中祕所藏。未必如此旁搜而博蓄也。

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百餘冊。裝潢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張南軒斥之曰。教官家治國平天下。小黃門答云。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東萊修文鑑成。獨進一本于上前。滿朝皆未得見。惟大璫甘昺有之。公論頗不與。得旨除直祕閣。爲中書陳駁所繳。載于陳之行狀。

哲廟紹聖四年。進八寶。改元符元年。至三年。泰陵上仙。嘉定十七年。得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盧祖臯在玉堂草詔。用元符典故。太學前廊茅彙征與盧言。詔不當用元符事。盧始驚。茅不願推寶賞。改寶慶元年。至三年茂陵上仙。其亦偶然相符如此。

濟邸擇妃。大璫王俞來宣聘。

○毛本  
聘作押

憲聖之姪孫女獨尊長。節度使吳鑄不悅。同姪孫女辭家廟。鑄

泣與大璫言。乞奏知中殿。臣家自有憲聖。可以主張門戶。甚次第光輝。不藉此女。只有疎脫。